



鲍尔吉·原野作品集

草原书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

目 录

- 010 / 凹地的青草
012 / 白桦树上的诗篇
016 / 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
019 / 勃隆克
022 / 沙漠里的流水
026 / 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
030 / 肖 邦
036 / 阳光碎片
042 / 被遗忘的墙
044 / 闪电
046 / 照 相
048 / 静默草原
052 / 芦苇为我指路
056 / 牛比草原更远
058 / 石头铺满蓝哈达
062 / 头 发
066 / 小羊羔
069 / 土离我们还有多远?

- 076 / 蔚蓝色的鸡年
- 082 / 岩 画
- 090 / 爷爷的名字
- 098 / 银 匠
- 108 / 草木不会白白长在这里
- 112 / 长城之外的草香
——读《席慕蓉和她的内蒙古》所记的随感
- 128 / 井：白银的水罐
- 132 / 夜的河
- 134 / 雪地贺卡
- 138 / 雨落大海
- 142 / 泪水的盐
- 146 / 泪水是眼睛的语言
- 148 / 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
- 150 / 河流的腰
- 154 / 湖 畔
- 156 / 画一幅眼泪
- 160 / 河在河的远方

- 162 / 男儿有泪可轻弹
166 / 桑园的雨
168 / 透过泪光
170 / 黑河白水
172 / 流水
174 / 每片雪都在找一个人
176 / 上帝的伏兵
177 / 石头上漂桃花
180 / 水滴没有残缺
182 / 苏醒
184 / 眺望冰河
186 / 无限水
188 / 西，或八点钟方向
190 / 兴凯湖的孩子
193 / 身边的秘密
196 / 雪里的火
200 / 阳光金币
202 / 雨滴耐心地穿过深秋

- 206 / 扎西德勒、一二三四、茄子！
- 208 / 珠 宝
- 210 / 养蜂人
- 212 / 不要跟春天说话
- 214 / 过青龙桥
- 216 / 初 秋
- 218 / 面包的天堂
- 220 / 河对岸的星群
- 222 / 风
- 226 / 起 风
- 228 / 墙
- 230 / 铁路的尽头
- 232 / 煮米闻香
- 236 / 行走的风景

春凌水漫过的丘陵地，冒出浅青草。春凌水为春天的洪水，带着冰碴，也带着肥黑的土。土把这片丘陵地的沙子踩在脚底下，土好像自己身上带着草籽，在无人察觉间悄悄冒出芽。凹处的草芽尤其多，长得高。草像埋伏的士兵，等待初夏冲出去和草原的大部队会合。

我在河坝上走，看远处走过来一位羊倌。羊倌肩上背半袋粮食，肋下抱一个旧电视机，几只羊跟在他身后。我弄不清他到底在干什么，是领着羊上公社开会，还是拿旧电视机换羊。

三只大羊紧跟着羊倌，脸快贴到他裤子上了。羊好像身在城里的大街上，怕走丢了。从大坝上远望，漫一层河泥的丘陵连接天际，青草像被风吹去浮土露出的绿玉。

唯一的小羊羔跟在大羊后面边走边嗅才钻出地皮的青草，似乎在检查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块玉。我觉得羊羔是牧区最可爱的动物。如果让我评选人间的天使，梅花鹿算一位，蜜蜂算一位，羊羔也算一位。羊羔比狗更天真，像花朵一样安静。它的皮毛卷曲，像童年莫扎特弹钢琴时所戴的假发。

羊羔嗅一嗅青草，跑开，去嗅另一片草。

草和草有不同的气味吗？人不明白的事情其实很多。青草在羊羔的嗅觉里会不会有白糖的气息、蜜橘的气息、母羊羊水的气息？不一样。羊羔不饿，它像儿童一样寻找美，找比青草更美的花。露珠喜欢花，蜜蜂喜欢花，云用飞快的影子抚摸草原上的花。钮扣大的花在羊羔的视野里有碗那么大，花的碗质地比纸柔润，比瓷芳香。花蕊是细肢的美人高举小伞。

早春的花还没有开，草原五月才有花。花一开就收不住了，像老天爷装花的口袋漏了，洒得遍地都是。一朵花在夜里偷着又生了十朵花。五月到六月，草原每天都多出几万朵花。鲜花你追我赶，超过流水。五月是羊羔最欢愉的时节。

小羊羔干净得跟牧区的环境不协调。羊羔站在牧人屋里泥土的地面，仿佛在等人给它铺一块织着波斯图案的地毯。以羊羔的洁白，给它缝一个轿子也不为过。

大羊走远了，凹地的羊羔还在低头看，好像读到了一本童话书，写蚂蚁和蚯蚓的故事。大羊跟在羊倌后面跑，像怕羊倌把电视机送给别人。羊倌走过来，他裤脚用鞋带系着，戴一只滑稽的绒线帽子。我问：哪个村的？他回答：呼伦胡硕村。我问：扛着电视放羊啊？他答：从亲戚家搬个旧的，安到羊圈里，让羊看看电视剧。

牧区常有像他这样幽默的人。

穆格敦是我在图瓦认识的猎人，他自称是诗人。他灰胡子灰眼睛，说话时眼睛看着你的一切动作，好像你是随时可以飞出笼子的小鸟儿。

穆格敦会说十分流利的蒙古话， he说是小时候背诵蒙古族史诗《江格尔》时学会的，用词文雅体面。

他住的房子是用粗大的松木横着垛成的，在中国东北，这种房子叫“木刻楞”。

他说：“你是作家，我是诗人。我们两个相会，像天上的星星走到一起握手一样让人感动。你会向我学到许多珍贵的学问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回答。

“唉！”他叹口气，“我要让你看一样东西，一首诗篇，它的题目叫《命运》。”

穆格敦从木床下面拎出一只桦树皮做的箱子，放在桌子上，刚要打开却停下来，走到窗边，指着远处一棵树说“就是它。”

“它也是诗人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的问话很愚蠢，但我原谅你。它是一棵树，这个桦树皮包里装着它的子孙的命运。”

那是一棵白桦树，独自长在高处，周围没有其他树，地上开着粉红色的诺门汗樱花。

“回头。”他说着，打开了箱子。箱子里装满了金黄的桦树皮，上面写着字。

“每片叶子上都写上了字，是我作的诗。”

我等他说下去。

“你为什么不问后来呢？”穆格敦说。

我问他：“你在桦树叶子上写满了诗，后来呢？”

“这些诗是用岩山羊的血写上去的，一百年也不会褪色。你知道我写这些诗多不容易？”

“创作是艰难的。”

“不对，我越看你越不像个作家。创作很容易，创作诗最容易，比吃蔓越橘果实还容易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那时候，这些叶子还长在树上。我不能为了方便我写诗就让它们掉下来。我搬了梯子，在每一片叶子上写满了诗句，我的腿站肿了，胳膊比酸浆果还要酸。”

我仿佛看到金黄的桦树叶在枝头飞舞的场景。我问“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穆格敦很高兴我这样问他，说古代的诗人都这样。他左手握一把干枯的树叶，右手拿出一片，念：“德行就是你把喝进嘴里的酒运到身体里的各个地方。”

他抬眼看我，“好诗。”我说。

他念：

“羚羊的气味在岩石上留下花纹。”

“野果因为前生的事情而脸红。”

“人心里的诚实，好像海边的盐。”

“都是好诗。”我说。

他瞟了我一眼，“叶子背面还有字呢，这个——‘下雪前一日，在三棵榆树的脚下，离家一公里。’这个——‘已经穿皮袄了，独贵龙山项的石缝里。’”原来，穆格敦在白桦树的每片叶子上写诗做了记号，秋天至，风把这些叶子吹走后，他走遍大地一一找回来。他在找回来的树叶的背面再写上地点和气候。

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。

“你为树叶找回它们的孩子，找回来后，用树叶在树干上蹭一蹭，它知道它回家了。”

“在霜降的大地上，你眼睛盯着草地，当你发现一片有字的桦树叶时，就知道那是我写的诗，是我要找的叶子。”

“有一片叶子飘进了水里，我游过去，十月份，水已经很凉了。但它不是我找的树叶，是楸树的树叶，但我也把它带上了岸。”

“最远的地方离这棵树有五公里，我不知道树叶带着我写的诗怎么会走了这么远的路。”

“可能有一些树叶被鹿吃掉了，有一些埋在雪里已经腐烂，我还在找它们。”

“你题诗的叶子一共多少片？”我问。

“989片，我找到了261片。”穆格敦笑着说：“如果我在死亡之前能找到700片树叶，已经很不错了。”

草原静得好像时间都在打瞌睡，低头看，一朵小花微微摇摆，像与别的花对话，蚂蚱随人的脚步弹到半空。回头看，人的影子被拉出两米多长，这是早晨。躺在地皮上的老鹳草的蓝花在见到阳光之前还不肯开放。

说草原，谁都说不流畅，就像说大海，怎样才能把海说清楚呢？给每朵浪花做上记号，便于你的讲述吗？海边的人说不清海有多少朵浪花，每朵浪花长什么样。像吉尔博特说的：希腊的渔人不到海滩嬉戏。

草原于我，是一团重重叠叠的影像。想到马，马在奔跑的马群里转身，鬃毛挡住偏向一旁的头颈。想起四胡，蒙古族人的英雄故事从四胡的弓弦声中款款而出。说书的屋子有漆黑、飘着茶梗的红茶缸，旱烟的雾气缭绕着牧人一张张倾听的脸。说书人惯用嘶哑的嗓音，像上不来气，医学称为呼吸窘迫或肺不张，而他有意如此，嘈杂的琴声接上他后半截的气。我想起冰凉的洋铁皮桶里的鲜牛奶；想起天黑之后草叶散发的露水的气味；想起饮水的羊抬头叫一声，嘴巴滑落清水

的亮线；想起草原的夜晚真黑，人像被关在带盖的箱子里；想起马，桩子前雪青马的蹄子踏出新鲜的黄土。

这些记忆像解体的卫星碎片在大气层里茫然飞翔，没办法把它组合成完整的故事。我能跟问我的人说这些事吗？别人听不懂。还有磨出好看花纹的榆木炕沿，漂在水缸里终年湿沥却不腐烂的葫芦瓢，小红蜘蛛正在房梁上拼命奔跑。

我读过一篇国外语音学家的文章，说结巴是因为元音和辅音急于一起冲出来，结果堵车，谁都出不来。我对草原的印象也像一个口吃者——印象的雪球堵住了大门。

今天我对草原的记忆只剩下一样东西——云。地上的事情都忘了，忘不掉的是草原无穷无际的云。骑马归家的牧人，挤奶的女人，背景都有云彩。清早出门，头顶已有大朵的白云，人走到哪里，它追到哪里。

老家的人一辈子都在云的底下生活。早上玫瑰色的云，晚上橙金色的云，雨前蓝靛色带腥味的云。他们的一生在云的目光下度过，由小到大，由大到老，最后像云彩一样消失。云缠绵，云奔放，云平淡，云威严，云浓重，云飘逸，云的故乡在草原。在异乡，我见到的最少的就是云，城市灰蒙蒙的雾气屏蔽了云。偶见零散的白云，一看就是进城串门的乡下云。有一次，我跟大姑姥爷到林西县拉盐，我躺在牛拉的木轮勒勒车里睡觉。大姑姥爷突然停车，拉我起来看。我问看什么？他指着天：那两朵云彩打起来了，像摔跤一样。我看去，两朵云立在天边，如决斗。他坐下抽烟，乐。看云打架比看人打架文明。他